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二五・子部・類書類

三才廣志（天道卷一至天道卷六十一、天道卷六十三至天道卷七十九、天道卷八十二至天道卷八十八）〔明〕吳琬輯……………

據南京圖書館藏縮微膠卷影印

三才廣志

一
〔明〕吳琬輯

天道類

要語

太極

四

大極者無聲無臭之中有箇至極之理是爲造化之樞紐
品彙之根祇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如戶有極如木有紐
挈其綱也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如木有根如幹有祇
立其本也謂之無邪冲漠無朕之中萬物森然已具謂之有
邪當初元無一物而不可究結其爲理也至高而不遺於卑
至妙而不離於微至精而不雜於氣至神而不滯於物天
地間未生者生未發者發無不生死於其間也如北辰居
所而經星七政晝夜環繞其所以動者一係於此而所以
然者則未嘗動也

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朱子答蔡元日所以問剛往來而符者以其有變理備有是理則天地坎位而易行乎其中兩生四生八生十二則三變相應而三十可見聖人因之發易也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此後方可以言此應而下才可以言否也是易易也陰陽交錯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此夫子所謂無體之易言變易無體而有至理之理中全括已發未發而言太極者善情之妙乃一動二靜已發未發之至理無中生是二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皆有善若有惡善者是陰陽變化後方有過者曰誠無為太極也發善惡陰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信五行也體仁義主此說平美上請易太極圖也陰陽者太虛聚而有柔剛者氣聚散而體仁義主此說平美上請易於氣體而動於知覺也分而二則為陰陽分而五則為五行分而萬事萬物皆同此原則謂挂十兩軒謂太極者物總會之名所以彰其性也告曰上下曰天下曰天大曰地土人說上謂不見公州口一極者別之妙見自稟賦號之謂之帝自適天曰人從上視之理萬物均焉一極者別一理是物物云極也萬理同一理是萬物體統太極也過日便不在太極則有總會之義此段明有樞紐之內無貫之義謂之太極則是附隨之義此段明有樞紐而立乎三泰五行萬物之內無貫之形而實為萬物之會無樞紐之形而實為萬物之樞紐無樞紐之形而實為萬物之樞紐

三才廣志 天道卷一

周子太極圖

陽動 陰靜
 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萬物化生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雜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則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

中○者其本體也

以者陽之動也

者陰之靜也

○之用所以行也
○之體所以立也

司者即之根也

入者习之根也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土者陽之變也。陰

之合也。④陰盛故謂之右。⑤陽盛故居左。⑥冲氣故居中而水

火之也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也而火火而土土而

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

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

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

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

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言也。各一其性而

萬物一太極也此上一語要而深此以下廣而性言一語意惟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

者於是乎在矣然行三之爲也利心之萌也五性說之使也妻

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各所以主也。惟聖人有又得夫誘之精而一有以全乎之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中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司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揚也剛也。仁也所謂中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司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而動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所謂陰陽之謂道試看聖人之本物之始然有天命之迫也其動也誠之通行準之者蓋萬物之所貴以始也其靜也誠之慢也成之者惟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動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下已也初而推陽靜而主陰分陰兩儀立焉分之所以定而不移也蓋太極有全軀之妙動靜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道也陰陽形而下之謂也是以著其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不恆無不在焉自其欲者而觀之則背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見則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之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本注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定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主之方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

土陽也。大金世以爲平而陰其行之陰。曰卜大金。平陽也。入
幾而平之。則去陽而陰陰也。又錯而平之。則去陽而陰陰也。蓋五行之
變。至以平爲錯。無有而陰陰之。今至其所以爲陰者
則有過而非太極之過然也。夫豈其所以虧人間陽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星

五行具則造化有之各無不備矣。此而猶有之四時異氣而官不能
非無極之妙。木嘗下之且無以金物之中也。蓋五行異四時異氣而官不能
聲乎陰陽是意動靜意時皆不能離乎外之物哉。然五行之主隨其氣
外稟之所可下不同外謂各一其性也。天下豈有惟外之物哉。然五行之主隨其氣
實而所可下不同外謂各一其性也。天下豈有惟外之物哉。然五行之主隨其氣
於一物之中而惟之無下丘可見矣。

無極之貞二五之精妙合而疑軋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惟無不在於此無不在於彼者以理言之二五所以清濁而聚散也氣聚而
散者以氣言之無情之謂道不情以象言之不二之名也疑者聚也氣聚而
成行也蓋惟之主而陰陽五行謂之經緯此綜有以類聚聚而成行以氣感
而凝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感
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氣無感遂以形化萬生之理變無窮以矣自男女而
觀之則男女各其性而男大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性而萬

物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物各具太極也所謂天下住外物而推無不在者無不於此尤可見全全矣子思子曰語大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心莫不有靈而有大極之
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而人之所累獨得其秀故其生莫不秉靈而有性以道
夫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莫
而動陽陰皆然惡又類分而五行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
其在人也如此此非聖人全體大極有以定數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
擾不立而違禽之不善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本去聖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生靜本去至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

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人生又得其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益一動一靜皆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內定之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寂然所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天下之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本體一動靜無過而中正仁義之及蓋不踐爲而自然也未
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而不知此而恃之小人之所以凶修悖之亦在敬
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以至以無則靜虛動直而聖人可學乎也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地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也仁義成得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而見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三體之用分其質則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柔也義也物之中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中而和之所以順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者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証其說

大裁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及則此面盡之其指豈不甲哉抑繁文之
至于昆池之學於周子也周子乎也是國以懷之程子之書言性與天道
多出於此卒未明以此爲示人
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朱子曰太極所以指天地萬物之根無及所以著無聲無臭

之妙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及而天及其天具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古曰天及本及無以其在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

外而未嘗不於陰陽之中以爲貫通於全體無乎在不則又無聲無臭影響可其之高及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難乎日用之間又曰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極而太極是就極無

中說有無極所以狀夫無聲無臭之妙太極是名此理之極致

自無極太極下而推之則萬一各正大小有定一物各具一極太極太極平極極推而上之則是萬物二貫萬分萬物統一本及維二氣五行生全物錯錯錯錯

萬變不齊而太極用之其千有餘理曰有道理便是龜師都無一物所以無以感而太極用之千有餘理曰有道理大小快活記龜宗文之師曰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是解說太極平無極句是倪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道周子所謂無太極而太極也若移詩之二句言之無聲無臭夫天之載之亦何不可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若移詩之二句言之無聲無臭夫天之載之亦無極一句只改上句徒自強抑若得見象山敢問曉學乎太極不指估太極未着太山必大怒曰太極是無形之物是天也所根本之理如何將來着我無我可持爾無可持抑是物性也則周子無極而太極亦無極底意否爾盡之

又曰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圈子曰

又曰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圈子曰

周子於第三圖中分出一圖上以比太極在諸物至之理而無形於象中自天地便只是這箇物事在東流轉轉成萬物一物之中天理宛聚不相毀借不相陵實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乎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故曰人有不性物物有性皆自然而然乎人物本同氣質稟有具爾未子所八圖顯示以一身所來自誰人也以下示人以人道所由立使人所以爲人聖人所爲聖君子小人所以各有氣象而不同一圖或曰太極圖前既知人盤後一既知上基配雲龍開上二圖是大地之性下一圖分陰分陽便是這箇氣象之性在裏

邵子曰道爲太極

朱子曰此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此雲龍謂道則太極無二理也或謂道別見一箇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無二矣太極置

出於道之外哉以其通行而言則曰道以其極至而言則曰極太極是混
鑄底道是極中分汰條理去皆是道如穿牛鼻絡馬首皆隨他用

又曰心爲太極

郭子曰此惟人得理以一身之主而善其性之形體也然乎理則渾然太極出焉
郭曰也惟人有善至理即善性之形體也然乎理則渾然太極出焉
舉則一初合具一極矣故伊氏曰寂然無思萬善無法是無極也此心
昭然靈源下昧是太極也若於寂然之中有一念之動則其動
為陰陽也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未嘗

言太極而孔子言之替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而
周子言之伏羲文王就陰陽以下說孔子又就陰陽以

上發出太極來

蔡季通堯夫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夜
得三千年後不生周子無極之說則人
接有義文之易物天子太

其氣也無涯但天之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自則自右轉而復左將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復則左旋而向又向夕旦則自後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虛滓取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元然浮空甚九而不墜其皇帝問於其伯曰也有憑乎岐伯大氣舉之謂一此也

爾雅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於春言色於夏言氣於秋言情於冬言為相傳也

詩大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論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中庸今天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

萬物覆焉

邵子曰一氣分而為陰陽判得陽之多有為天判得之多者為地又曰天生乎動者也地生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又曰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也而不知天地之所為天地也如欲知天地之所為天地之動靜將莫之焉求乎曰天地初開只是陰陽二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運去磨得急了拶得許多渣滓在裏面無出處便結地在中陽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面周環運轉地便在中央不動不旋在下又曰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是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

註之說則人上知也中知也下知也蓋龍下知太極之易一太極也太極中無極也中不原原之妙既明則萬世之心皆知有解之地

山陽慶氏正曰所謂上之一圈者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既形而所謂上之二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雜也至於陰陽變合而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物一太極也水而不木而火而金便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命也總水也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一圈為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為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流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

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來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

已上皆道統之論

莊子太宗師篇大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焉在太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毋離斗得之終古不滅日月得之終古今息畢杯得之以襲崑崙焉禹得之以遊大川有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帝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以立乎壯極王母得乎坐乎廣莫之其終

義征之所累大逆者蓋大理之學故云爾故古之積之義惟信然信爲一世之常言所謂信然信及是也豈人以陰陽五事爲尚而不窮而此理爲闕師之止如人君有惟男男女女物主生主下息而此理爲主生之本如以此理爲主其臣民萬萬之所信生萬物之所以定者亦莫非此理爲之根故爲之根故爲建故畏之極大者太而以如之稱言其爲天下之大根絕無限也

氣言理言
無極之說始以謙字解之天對曰無極極之極莫窮也天國說寄曰無極之前陰合陽也有極之後陽合分陰也是周子以前以有無極矣但真主覺各下
周子則專理言之耳

陸九韻非太極

九龍子美自號
於無極二字朱子

不言大及則無及言則有理峻山不以

因為申其辨于
谷之云云

非有物之義

上天之載無聲

此豈不人一大

萬物各具

萬物有備之意也

廣志卷之二

天道類

天

要語

五

說文介籟也至萬無上曰一大

釋文云天曰乾曰穹蒼曰青冥曰碧落曰泰元曰顓蒼古文天字曰无四夷曰无胡人呼天曰秋音衙天體日圓自然

元氣曰鴻蒙天勢曰穹隆天地總名曰堪輿近天氣曰雲霄造化之總名曰大塊兩止雲散之天曰寥廓音

天氣清曰沆寥次古天形曰昆侖天門曰列缺

易乾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

物流形

天行健

胡氏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之形望之其色蒼然南

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而倚杵此天形也

言其用則一晝一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夫人一呼一吸謂之

一息一息之間天已行八十餘里人之晝一夜有一萬三千

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萬里則天之

健用可知

程氏曰傳天形如鷄子上規之星常見下規之星常隱中

規日月五星之所用二十八宿布於其間半覆地上半繞地

下以所行地數知之故觀之天行有以見重乾之象

朱氏曰天一而已但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覆之

象非若健不能也或問乎邵子曰天何依曰乎地地何依

曰附乎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附如象負如彈丸

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形地附氣其形夜有涯

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為波浪之狀之不知因甚歷時疑

了初間極軟後來方疑得破間想得如朝來湧起沙相似

日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雷霄電日星之屬

未子又曰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

放得寬濶光及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陸百年

為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陸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闢闢又以

上亦復如此直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景只晝夜

便見五峯所謂一氣大息震陰陽無恨海于變動山穀

川短人物消盡舊跡大密是謂鴻荒之世常見高山有螺

蚌殼或生石中石即舊日之士螺蚌即水之物下者即便而

為高桑者即便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又曰天

運不臭晝夜輓轉故地確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亭則地

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為許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

之渣滓也所謂通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

又曰天數九重漸漸上去氣愈高愈清只是旋風就外面來

旋去旋出去查滓在中間成地

又曰天轉也非自東而西也非旋環磨轉却地側轉今按先

儒謂天佐旋者皆北面南歸之側其運如絡絲背東西西

視之側其運如轉車是也

又曰地脚是有空缺處天則四方上下却周匝無空缺偏塞

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著天天地其氣無不通透

地有米渾只是天氣却從地中送出又見地之廣處橫渠云

地對天不過又曰周禮註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邊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景尺有五寸折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遊曰謂地之兩邊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上三萬里也春遊過東三萬里也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三萬里今曆家算數如此以上圭測之皆合月譬如大盆盛水而以虛氣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西去三寸亦如地之浮於水上騁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亦三萬里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非之出沒之所為乃也之由見四方而然耳曰然日人如何則得如此恐無此理自雖不可知然曆家推算其數皆合恐有理也今按鄭氏曰地原三萬里春分之時地當中漸漸而下至夏至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時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而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然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夏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夏時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又漸漸而下此所謂地升降於萬里中三也又曰天無體尺二十八宿便是體今按爾雅疏亦曰天是太虛本無行體但指諸星運占以為大耳又曰天以氣而依他之行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持天中之一物耳或問三統朱子曰諸儒之說為無處看朱只是當天地肇判之初天始開于位故以子為大正其次地始開當丑位故以此丑為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為人正即鄭康節十二會之會當寅位則有所謂開物當戌位則有所謂閉物便是天地之間都無物了看他說便頂天地翻轉數萬年或問天或問

天問于子地問於人人生於寅是如何朱子曰此是邵子黃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是以數推得於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其上方有人物也有一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歲日月時元會運在己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少會世皆干之間今漸及未以至息上說開物到那里則不復有人物矣問不知人物消磨盡是天地環也不壞曰也雖一場體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便有一箇生得來或問天行健朱子曰惟胡安定說得好因言天之氣運占不息故各得地在中間未達曰如弄梳珠底只恁運古不佳故在空中不達少息則運去失今接丹書言人晝夜有一萬三千五百息壹千一百貳十五息乃應一時胡氏曰言蓋取諸此或問天地之所以高深朱子曰公且說天是如何後高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化連地下亦是天只管旋來占去天大了故旋得許多查滓在中間世間無一箇物事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查滓故原厚而深也或問天有質否抑今是氣朱子曰是故旋風下突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為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至高處則至清至明問晉至論渾天以為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是如何朱子曰天外無水地下面是水載用用之問易本易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朱子曰此兩句說得極分曉蓋日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

在天中所以說天之中心與地之中心則氣都盡在地之地盡
承受得天之氣之所以說地之量廣只天是一個物事一故實從裏
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個物是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堅實
然却大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裏面發出所以坤三而虛用之
云地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所障礙雖金
石也透過地去便成受得者氣發育萬物曰然要之天形如箇故
猶天便而地如鼓鞞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來往升降所
以說乾而實地中間盡是這氣開闢消長緣中間虛故容得這
氣來往升降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矣其容得天之氣所以
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
之氣其以說其量之廣耳今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
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都地中透出來如十一月冬至用黃
鍾管地鉅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

點到不差

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所依
附曰自相依附天形地地附氣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
相主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

朱子曰康節此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復而言不出此意者
惟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無外所以其形有涯
而其氣無涯也為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佳不墜也外然
便須樞紐甚厚何以故此氣也若夫地動只是一處動亦不至遠
也又曰康節此說古今曆家所未及

邵伯溫曰伊川先生見康節伊川先生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
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和
外伊川嘆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康節之詳也或
問邵子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朱子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雖
有內外日月東升西沒又從東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
豈不是六合之外今曆家只算到日月星辰運轉處上去更
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邵子曰天圓而地方天北高而南下
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北東南下而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
北多山也天覆地載天地天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程子
曰次水池一始於中有生最先者也

有形莫非地

又曰天地動靜之理之圓則雖占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
可不定

又曰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常有空闕處如何地下之豈
無天今所謂地者特今天中一物爾如雲之聚以其冬而不散
也故為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只是土土亦一物
爾不可言地更須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

又曰天地之化一息不替疑其速也然寒星之變甚斬

又曰冬至之前天地閉塞可謂盡矣日月運行未嘗息也則
謂之不動可乎故曰動靜不相離
又曰天只主施成之者也

又曰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如此者必知道也
又曰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為故也使竭智巧而為之未
有不能息也

又曰地氣不上騰則天地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
者皆矣氣也惟無成而化有終者地之道也

又曰天之所以為天本何為哉蒼蒼焉耳矣其所以名之曰
矣蓋自然之理也

又曰詩書凡有箇主宰意思者皆帝有一箇包涵備遺底意
思則皆言天

又曰天地之化雖蕩然無窮然陰陽之度寒暑晝夜之變
莫不有常人之道所以為中庸也

又曰天地所以不已有常久之道也人能常於可久之道則與
天地合又曰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
從虛中來又曰萬物始生也歸結未通則實塞於天地之間
至於暢茂則塞意亡矣

魯齊鮑氏曰物之初生其形皆水水者萬物之一原皆根於
天一造化矣金石之產其物一乳一陽之氣一日之時一年十一月
冬至皆肇於孔子者水位也夫水主陽而成於陰氣始動而陰
生氣聚而靜則成水觀可氣可見蓋生水之初屬一故微至成
時水則六矣或問曰天生水亦有物可驗乎曰人之一身可驗矣
貪心動則津生求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慈心動則精
方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及可也水生則可以為天生水之證神

為氣主伸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也

雙峯饒氏曰當初只是一處清濁混沌濁者沉清者浮濁者
濁清者清此是天開於子其時有已有地而未成到丑方堅
實有山川土之類方是地僻到寅上寅始生間於皇及經世觀之
此心之動則太及動而生陽也所以心一動而自子至丑至寅年
歲及多不應天地人如此隔絕曰且論其那箇是數

魯齊鮑氏曰天非若地之非行也地之上無非矣咸得一尺地
便有一尺天入自不覺輕清上浮者為天天圓而動包着箇地
地方而靜在天之者中以重濁下況者皆天地之查澤凝聚
於下者也原其初則一氣而已一氣分為二陽得無陰是以乾
天之包坤地之一而為三在天中之氣皆之氣也

觀物張氏曰天圓如虛地如地針其中西北之高載手
天未故南及出地說三十六度降及東高復乎天須故北及
入地亦三十六度東南多水西北多山其高早可見矣地勢本
傾峻以其體大故人居其上而弗覺西北真安東面虛也人倚
北而面南是以天潛乎北而顯乎南必發乎西而流乎東也天包
地地戴天天地相出以立於天虛之中而能終古不壞故在天成象
在地成位天有文則地有理人能通窮此可知道性命之原知生死之說矣
致當胡氏曰天天非若地有地有地而土非無天者昔公積
氣名其象以衡蓋名其形皆非之天者莊周氏曰天之蒼蒼
正色邪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聲無臭皆舉之也日月星辰
之擊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鹿乎地也着明赫列傳度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昔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寓以一範形能無壞乎

西山真氏曰按陽經註荀子亦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莫也庸齊許氏曰天地之大乃陰陽自虛自實前無始後無終者也天稟有時而混沌有時而開闢耳伏羲之前吾萬知其幾混沌而幾開闢矣所謂混沌而開闢者以陰陽之運有太極陰陽之氣有通塞方其太而通也天以清而浮於上地以凝而填於下人物生息繁滋於其中復有英君誼群相繼為主而人及以立以兩間之開闢者如此宜不至於再為混沌矣然陰陽之運初能常泰陰陽之慶不能以常泰上下或立千萬萬年或曆數萬年泰者有時而否通者有時而塞至以否塞之極也則天之清以浮者濁而低地之凝以填者裂而洩人物之生息繁滋者亦歇滅而萎敗

曹齊許氏曰天道常於不足處行將去亦屈伸消長乘除對待之理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則不能合天道也

又曰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存公有富貴貧賤風雨雷無非都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都也此天地所造化萬物日新無敝者也又曰天地二氣此二氣消縮彼二氣便發達此二氣未沒一氣必往無俱住並發之理陰陽方長陽便伏又嚴霜以肅之使陽氣必伏書傳曰尊而君之則稱皇周天直至於洞酌於是為至故稱皇皇天言乎其道也昔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言竟道格於皇天故皇天眷命也又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秦時則有若伊陟涿鹿

格於上帝王式又王家曰以道佐人主言故曰格於皇天又曰不能格於皇天則不見以正祀昊天昊天者大神也五帝以維昊天者也夏曰昊天則帝與萬物同見之特故祀於天祀皆主言昊天而已碑雅引詩傳曰蒼天以體言之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閭下則稱昊天自下降堅則稱上天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春為蒼天則於夏為易耶易之者則為皞天不宜言蒼天者乎其道也皞天者言乎其德也又曰天之蒼蒼其色正耶遠而無所至極也故詩於萬遠難許每稱蒼天恭離曰悠蒼天此何人哉卷伯曰蒼天悠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黃鳥曰彼蒼者天域衣人是也爾雅曰窮蒼蒼天也窮言形容蒼言色言方是時屬王無也彼要寧不我務言昊天則猶望之以其明也以曰靡有於力念窮蒼也

桑桑之時初曰倬彼矣天下大亂小人知念土宇而君子及無施力以念蒼穹也昊天者大以明以玄天又詩曰浩浩昊天不駿其德蓋冬曰上天上天則宜玄其矣夏曰昊天昊天則宜駿其德矣今日浩浩昊天夏駿其德則失其所以為天矣曰書欽若昊天臂象日月星辰正言昊天則主氣言之故也詩序曰是閭也幽王之詩始曰昊天疾威後曰昊天疾威尚非所宜昊天疾威則尤非所宜矣書天號於昊天正言昊天則望之以其閭也禮曰號天不弟意亦是也傳曰上天言時無事在上臨不而已詩曰明明上天照臨不土蓋悠悠蒼天貌明明昊天貌高高上天貌蒼天悠悠而巧言曰悠悠昊天昊天明明而小明曰明明夫則皆大其所宜非所以為天也蓋周之與也燕及皇及其亂也非特萬物失其性雖夫猶失其所宜矣是昊天德不駿而上天之道不玄也昊天者大

而明也。大所以明下，明所以照下。至冬則於其命也復矣。故玄天而上帝黃而也玄，而帝黃而下則照臨有所不至矣。是故詩名篇曰：『小明，而言其照臨以上天也。』

晉天文志天體云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日蓋天二日宣夜三日渾天漢靈帝時蔡邕於朔方上書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體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為運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臺所用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員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劍以人立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代不易之道官看其器而無本書前庖犧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本志亦闕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商周人志之曰周髀股也者表也表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

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池四隤三
光隱昧以為晝夜中天高于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高於北
極下地二萬里天地降高相從曰去地怕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
分冬夏之間日前行道為七衡六間每衡周經里數各依筭術
周句股重差推數影極遊以為遠近之數皆得於表較者也故
曰周髀家云天員如張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如循磨而左行日
月石行隨天左轉故曰日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
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下隨磨以左迴焉天
形南高而不下日出高故見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企是
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氣陰暗宜故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
氣少陽氣光明與日月同輝故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也冬天

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其掩日之光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也
堂夜之書云惟漢秘書郎郝昉記究詩相傳云天子無質仰而瞻之
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中甸之湫谷而竄黑天青非真色而
黑非青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正皆順氣焉是
以其七曜或遊或往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
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沒也攝提
填星皆東方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二度遲疾任情其無繫者可知
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成帝咸東中會稽虞喜因宣夜
之說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
相覆日月方具方員則俱俱員無方員不同之義也其光曜
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物之有行藏也葛洪聞而嘆

之曰苟宸宿不麗於天天為無用便可言無何必復云之而不動乎由此而談樵川之可謂知言之遜也虞姦族祖河間相聲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羅襪幕其際周接四海之來望元氣之上譬如衾以柳木而不沒者氣而充其中故也曰統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有蓋之有斗也北下於地三十度極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為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曰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為長短也吳太常姚信造昕月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和天之體南低地北則偏高冬至極低夏至極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水寒也故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而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極之四時日行地中歲故

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也自莫喜聾姚信皆好奇狗異之說奇非極數談天者也至於渾天理妙學者多疑漢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云舊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極地又有一極有火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而轉非入地夫人目所望王過千里天地合矣實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視曰入非人也亦遠耳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時亦將謂之為中也西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為出遠者為入矣何以明之試使一人把火炬火夜行於平地去八十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使然耳今日兩轉不復見是大滅見之類也日月也自也望視之所以負者去人遠也夫曰火之精也曰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負在天何故負故丹楊葛洪釋之曰

渾天儀住云天如鷄子地如鷄中脈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表有水天地各剩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半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張平子陸分紀之徒咸以為推步七曜之道度歷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晷景之往來求形驗於事情吳密於渾象者也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今伺之者閉戶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靈臺之觀天者璣璣所如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也崔子主為其碑銘曰術數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藝與神與契蓋由於平子渾儀則第動之有驗故也若天東如渾者則天

出入行於水中為的然矣故皇帝書曰天在城下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曰時乘六龍天陽爻稱龍能者若水之物以喻天天陽物也又出入水中與龍相似故以龍比也聖人仰觀俯察審其如此故晉卦坤下離上以証日出於地也又明夷之卦離下坤上以証日入於地也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相也天為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謂為不可乎故相君山曰春分日出卯入酉此及人出卯酉天之卯酉常值斗極為天中令視之乃在北不正人在人上而春秋入時日出入乃在斗極之南若如磨石轉則北方道遠而北方道近晝夜漏刻之數不應等也後秦事侍報坐而廊廡下以寒故暴背傾者光出去不

復暴背君山乃告信蓋天者曰天若如推磨石轉而日西行者其光景當照此廊下稍而東耳不啻牧出去後出去是應渾天法也渾為天之真形是可知矣然則天出於水中無復疑矣又今視諸星出於東者初但去地小許耳漸而西行先經人上後遂西轉而下焉亦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沒無比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謂天磨石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衆星日月宜隨天而迴初在於東次經於南次到於西次及於北而復還於東不應橫過去也今日出於東冉冉轉上及其入西一復漸漸稍下都不繞邊壯去了如此至必故謂為不然者疏矣今日徑千里圓周千里中足以當小星之數十矣若日以轉遠之故但光曜不能復來照及人耳宜猶望見其體不應故失所在也日光既